

编号 _____

状元与乞丐

(根据莆田县莆仙戏二团演出本移植)

整理改编： 姚清水、祁宗丁

翻 编： 陳雲青

廈門市歌仔戲劇團

1980年大雪

序 场

第一场 ———— 占時祿命

第二场 ———— 學館風波

第三场 ———— 妯娌教子

第四场 ———— 同命相怜

第五场 ———— 賭博“狀元”

第六场 ———— 劫銀贈銀

第七场 ———— 李庄惊会

第八场 ———— 乞丐榮归

《状元与乞丐》人物表

丁花春	_____	书生
丁花实	_____	商人、花春之兄
柳氏	_____	花春之妻
胡氏	_____	花实之妻
丁文龙 (分童年、成年扮)	_____	花春之子
丁文凤 (分童年、成年扮)	_____	花实之子
李仲书	_____	寒儒、教馆先生
翠云	_____	仲书之孙女
王国贤	_____	花春、花实之舅
天寿	_____	商人、国贤之子
阿猪	_____	浪荡子

学童甲、乙、丙、丁

报子、军士若干人

第一坊

占时祿命

〔丁家厅堂，摆设桌椅，旁置一摇篮。〕

〔幕启：花春，花实各引手抱周岁婴儿的柳氏、胡氏上。〕

同：（唱）

庭前柳树发新枝，

画栋燕巢添鸟儿，

丁家添丁喜一岁，

哎？啊？学言语。

今日文龙^龙凤^凤周岁好日子，

亲朋庆贺笑微微？。

花^春实：（接过孩子）（唱）

同年同月寻常事，

兄弟同日生儿奇中奇。

同：二

从此合家和睦和气，

孝悌扬美名安乐万年，

花^春实：二

黎衍昌盛财丁贵，

福、禄、寿三星拱门楣。

〔柳氏接过孩子放下摇篮，边摇边哄。〕

胡氏：（也接过孩子）是呀，象咱这种和和气气的家庭色兴旺起来。

花实：从今后，贤弟你专心读书，阿兄我“头壳削尖”作生意，弟妇勤织布，好贤妻你——

胡氏：我？“好前台也着好后台，你乖赚也着我乖安排”家庭总料理，煎匙午好势”。

花实：那真是家和万事兴哪，哈哈……

花春：大哥、明年正是大比之年，为弟定要晋京求取功名，若能高中，岂不美妙哉！

花实：妙哉妙哉，你读书做官，我生意发大财，文龙文凤日后“娶妻生子传孙，那真是财丁双全呀！（同笑）

柳氏：官人，文龙已睡了，妾身还是入去织布为好。

花实：弟媳你“归日”无闲“试之”，今天是孩儿周岁，你就歇一天吧。

柳氏：庆贺已毕，客人也走了，理应再去一点。

花春：贤妻言之有理。

花实：（对胡氏）哎，去吧，你也应该去收拾收拾的。

胡氏：（勉强）好吧。

〔柳氏抱起孩子同胡氏分下。王国贤上。〕

国贤：（吟）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入门）花实、花春贤甥。

花春：（忙迎上）舅父驾到，请坐请坐。（扶国贤坐下）舅父在上，客甥男一拜。（同拜）

国贤：免了。

花春：难得今日舅父登门，未知有何见教？

国贤：为舅欲往苏州经商，路过此地，顺便来看看望你等。

花春：嗟，舅父，你一向在朝为官，为何如今变来经商呢？

花实：是呀，舅父什么时候不作官啦。

国贤：贤甥男有所不知，贤甥男：

（唱）

为舅平生熟读相命理书，

流年日月未卜先知，

占时称命断八字，

善卜吉凶漏天机，

自知自己官印偏，

早该退官场却迟疑，

幸蒙恩准离宦海，

弃官就财识时机。

花实：难道相命书里会告诉你不要再作官啦？

国贤：非也，不过命书里有书：大贵者用财不同印，正财者不喜见印偏。凭此而论，为舅早就该该旨辞官，却一误再误，这次还出了一场风波。

（2）

花春：
花实：什么风波？

国贤：前月我的官船遇难，为舅父之命葬大江，去见海龙王。

花实：喔，有这尼灵验？

国贤：是啊，故此为舅父决意辞官，照命书而言，我敢料想此去官星换财星，必能财如江水涨。

花春：
花实：财如江水涨。

国贤：哈哈……〔胡氏抱孩子上

胡氏：喂哟，我以为是啥人哈哈大笑，原来舅父在此，拜见舅父，〔对孩子〕，来，来，来，叫一声舅公。

国贤：咦，这个孩子是——

花实：上启舅父，阮兄弟都已经添了孩子。

国贤：真的，〔实着点头〕。好啊，恭喜恭喜，但不知何日所生。

胡氏：二十孩子同一年、同一月、同一日，今日过周岁。

国贤：难得，难得，真是难得，〔对春〕快叫甥媳，将甥孙抱出来，借我一观。

花春：遵命：〔对内〕贤妻，速将文龙抱出，拜见舅父。

柳氏：〔抱孩子上〕舅父在此，甥媳不知，失礼了。

国贤：不要这样讲。来，都抱过来，让我看一下，〔看孩子〕妙，好！各生的眉清眼秀，好才貌，真“烟头”。但不知何名字。

花春：
柳氏：取名文龙。

花实：
柳氏：取名文凤。

国贤：文龙、文凤……盼子成龙，望子成凤，好名字，好名字。

花实：舅父，你既然会算命，何不趁今天好机会，给二位甥孙算一下八字。

胡氏：对对对！听说舅父，算命又准又灵，今日也该来显显神手。

（3）

国贤：这……只怕直言不讳不便，讳言有失良心。

花春：自家之人，但说无妨。

国贤：当真要为舅试之？（众点头）既然如此，速将二位舅孙及你们的生肖一一写来！

春实：是。（花春、花实下。复上把各人生肖递国贤。）

同：今请舅父细论一番。

国贤：好，文龙先来。（目视生肖单，屈指推算）“先天何处，后天何处，要知来处，便知去处（念之有词，脸渐变：色）这……花春贤甥，文龙生肖有无差错？”

花春：并无差错，但不知命运八字如何？

国贤：这……（重新推算）唉！可惜，真是可惜！

三人同：可惜什么？

国贤：文龙他……（唱）年胜旺日时枯暗

正旺之际福气冲空々，

命底骨中暗无主

中末途里……一……饿……人。

同：此话怎讲？

国贤：相书有云“人之八字，以年为根，月为苗，日为花，时为果，文龙八字，年月甚好，日时俱暗，根苗虽好，无开花结果，源清流浊，凭命而论，此子是——？”

同：此子怎样？

国贤：此子……气——马——命。（众愕然）怒为舅直言，（春花无限伤心，柳氏抱孩迳目下。）

花实：舅父，紧给文凤断一下。

胡氏：他和文龙是同一日生的，莫非他也——

国贤：虽是同日所生，欲验荣枯，须看时辰。（目视生肖单屈指推算）“四柱排定，三才次分，日干为主，配合无辰……”（又念之有词，脸渐露喜色）妙呀！

（唱）

金印飞来玉马骑，

上格荣华第一奇，

木得全裁成名早，

紫衣锦袍拜丹墀。

花实：舅父，你说文凤他是——

胡氏：状——元——命。

花实：什么！状——元命。真实的？！

胡氏：时正命无差，千真又万确，蔡宗显祖赖此子，十六年后见真假。

花实：（唱）

我儿原来是“文曲星”，

天赐麟儿有夙因，

丁家万幸出状元，

我当太老爷你太夫人。

胡氏：“全国玉国我心肝国”我疼你“细”你真“够值”

花实：还不快去煮点心。

胡氏：对对对，今天看我这个煎匙，煮一碗好料好料的点心给舅父吃甲咀仔看“吱吱”（边说边下）我的珍珠宝贝呀，现在我担心的是你还不赶紧长大呀！（下）

花着：（沮丧地）唉！

胡氏：花着贤甥，古云“大家都是命，半点不由人”文龙命该如此，非人所能为。细观贤甥你，日后倒是有官可图，不过……（柳氏暗上）

花着：不过又怎么样呢？

胡氏：不过方才柳氏在坊，为舅不便言明，文龙不但命薄，且有尅父之嫌。

花着：怎讲？文龙他——

花实：还会尅父啊？！

胡氏：从今以后，父子若能各居一方，为舅敢保你万无一失。

花着：喔……甥男本想明春离家，赴京求取功名。

胡氏：以我之见，你还是立即随为舅去苏州，否则祸在旦夕。

花实：贤弟呀，舅父说的有理，你还等什么就走。

胡氏：（内声：“老伙计”点心煮好了，快请舅父来吃）

胡氏：花着贤甥，速与柳氏商量，为舅等你回音。

花实：舅父请！（扶胡氏下）

柳氏：（自语）“文龙不但命薄，且有尅父之嫌”，

花春：（自语）“父子若能同居一方，为舅敢保万无一失。”

柳氏：官人……官人哪，

（唱）

劝官人无须吐闷气，

珍重玉体才合宜，

文龙国今生作乞丐，

为妻半信也半疑，

八字若能定贵贱，

家之何必勤读书，

世间万事在人为，

凡人坐待封紫泥。

花春：哎，舅父德高重望，料事如神，我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柳氏：哦……，依官人之见该要如何是好？

花春：文龙既然无业，学生定要拼取功名，我决意即日随父前往苏州，一边协助舅父经商，一边刻苦攻读，不知贤妻意下如何。

柳氏：这……，奴虽女流之辈，也知功名事大，但恐官人因随舅父经商，误了功名，反为不妙。

花春：贤妻放心，学生若不夺取功名，誓不见贤妻之面。

柳氏：（忙掩花春之口）官人何出此言。

（花实同胡氏先后上。）

花实：贤弟，计议得怎样，舅父等你回话。

花春：贤妻，你我连入内，向舅父禀明。

柳氏：嗯。（勉强地与花春下）

胡氏：嘻……（掩饰不住）

花实：你……（忙制止）

胡氏：我越想越欢喜，“老的”下去咱养文凤全图，着下次本钱啦！

花实：那还用讲。

胡氏：人说“命比命，难相比”，文龙的命那么薄，咱会给他连累着。

花实：那有什么办法。

胡氏：没有办法，依我看不如——

花实：不如什么？

胡氏：喝！

(唱) 赵舅父在此作中人，
兄弟分家多奔西东，
无吵无闹突然分家，
不怕厝边头尾笑死人。

花实：

胡氏：(插白)说要吵，那“姆壳”容易，你等一下，我马上去甲个吵家闹宅(欲下)

花实：(拦住)慢一下，慢一下，我弟刚要出门，你就吵分家，不怕舅父责怪。

胡氏：(唱)

舅父姓文龙是乞马汉，
咱子是状元大贵人，
不分家，臭柑会透过笼，
难道要等受累受艰难。

(赌气坐在一旁，花实无可奈何地，幕落)

第二坊 学馆风波

时间：八年后

〔二幕前，文龙同文凤蹦蹦跳跳同上。〕

文龙：（同唱）

大公鸡吱吱咯咯一声鸣，

小麻雀叽叽喳喳出丛林，

催得文龙起得早，

揣起书色似飞腾，

跳过小流水，穿过斑竹林，

要去学馆读书经，

那边一只蝴蝶歇在荷叶上，

耳听蟋蟀唧唧叫不停，

〔文龙、文凤扑蝶，捉蟋蟀，越玩越欢。文凤突然想起〕

文凤：

“七桃”不要误时辰，

念书读书须专心，

“七桃”“达久”腰要紧，

阿母和先生也不知情。

〔文龙有所发现，拉文凤玩耍，文凤身不由己地拉下。〕

〔二幕启：简陋的学馆，摆有几张课桌、教桌，敞开的窗户，可见远处田野。文龙、文凤及学童们捧书专心朗读，阿猪越窗而入。〕

众学童：（先后不一的念书声）“详观蜈蚣百足，行不及蛇，蜻蜓四翅，飞不及雉……”

文凤：（大声而正轻地）“人有冲天大志，非运不能自通，马有千里之能，无人不能自往……”

阿猪：（一味地窜来窜去，突然站在桌上）你们看，你们听，文凤读书真坏听，亲象哭死老母和阿爹，考男声，考男声……。

众学童：孝男声……，哈々々，嘻々々（众学童大笑）

文凤：奥阿猪，我等一下告诉先生。

阿猪：先生先死，阿猪“落尾生路尾死”，我才不怕呢？

文龙：（故意地）啊，先生出来了。

（阿猪信以为真，忙入坐，众大笑。阿猪受骗了）

阿猪：哼，乞丐龙！你“免地乌鸦插鸡毛和我地装凤凰”，乞丐人今天还敢戏弄我有肚有财的大阿猪。

文龙：你讲什么？

阿猪：我讲你系乞丐——丐——龙！

文龙：你再讲！

阿猪：（不甘示弱）乞丐龙、乞丐龙……

文龙：（文龙气上升，猛扑阿猪，按倒在地）看你“猪咀斗”敢闹乱々咬……，（翠云上）

翠云：文龙，紧放手，阮阿公来了，（文龙松手）

阿猪：哈々々，你们看见啦，翠云对待文龙比对“花婿”还壳好，文龙周很听“查某国仔”的话。

众：呀——，（众哗笑）

文龙：你这只小猪哥：（文龙与翠云欲打，李仲书上，二人缩手，众学童忙入坐，翠云上前扶住仲书。

仲书：（唱）

嘆我穷儒李仲书，

外村教馆桃李扶，

子孝媳贤本自慰，

喜添孙女掌上珠：

豈料想——

儿媳相继病故九泉去，

遗下孤孙苦相依——（抚摸翠云）

漂泊异乡出无奈，

舌耕糊口度残年。

翠云：阿公，阿猪他……

仲书：你因何啼哭呢？

丈凤：先生，阿猪一早来就戏弄人，他骂我读书亲象哭孝男相款。

学甲：他偷爬窗，站在你那只桌仔顶。

学乙：他骂文龙是乞丐龙，又说翠云对待文龙比“裙婿”还好。

仲书：阿猪，你又胡言乱语！

阿猪：冤枉冤枉，我无讲我无讲。

众：（七咀八舌）煞“见少”你还敢“箭”。

仲书：住了，阿猪之过，自有责承，汝等不必喧哗。

众：是——。

仲书：今日是面试之日，由为师出题，汝等对答，务必清楚，不得敷衍了事。

众：知道。

仲书：丈凤先来！（丈凤出位）你听者：——“有月即登台，无论春夏秋冬”。

丈凤：（思考一下）是了——“是风登入座，不分南北东西”。

仲书：妙，答得好，一边伺候，文龙过来（文龙出位，丈凤入座）——“三青柳叶风催绿”

文龙：（漫不轻心）很简单我会对——“二月桃花到处开”

仲书：吁，“风催绿”岂与“到处开”对的来呢？

文龙：这……“风催绿”……是了——“二月桃花雨染红”先生，这样对不对？

仲书：一说便知，知了又忘记，一知半解，此不是学者所取，你可再答一对——“士抱宏心，有朝当自立”。

文龙：（稍息）“人怀壮志，无运亦能通”。

丈凤：（小声道）哎，无运不能通。

文龙：无运也能通。

丈凤：你错了

文龙：我无错

仲书：文凤，你说他错在那里。

文凤：书中明明是说“人有冲天大志，非运不能自通”。他为什么偏说“无运也能通”呢？

文龙：我就是要说“无运也能通”。

仲书：此是何意？

文龙：这，

仲书：大胆说来无妨。

文龙：先生，人既有冲天大志，何愁大事不成；为何非运不可，既然人非命运不可，又要冲天大志何用呢？

仲书：（赞许地对文龙）你可一边伺候。阿猪——

（阿猪硬着头皮离位，众暗笑叽咕）阿猪，你听者——
“急水流沙粗在后”

阿猪：（反复上叩，摇头挠耳、不知所答）……呃，阿对——
“放尿泼沙哥甲归身逢”

众：哈々々（众学童大笑）

仲书：（怒不可遏）住——口！
（唱）

诗书不读野又蠢

屡々闹事扰学门

面讯竟敢胡对答

师道岂容目无尊！（挥起教鞭）

阿猪：（未受打先喊叫）哎呀呀，先生，我后日不敢了你不要打，千万不要打，我要乖了，若无乖我阿猪给大头猫吃去。

仲书：无赖小子，今日罚你站班听讲：

阿猪：（嘟囔）站就站吧，站着“壳大汉”站着比坐着“壳积伤”

仲书：汝等听者：凡愿求上进者，务必勤奋攻读，若有疏忽，定要处罚！

众：知道。（胡氏手捧装点心的小盘上）

胡氏：（细声呼唤）凤吟，文凤吟——（阿猪故意以身相

抵)。

你这只柴头的牛头马面，又是被罚站真不知“见才”

阿猪：脸皮厚，甲会长寿……

胡氏：风呀，文风呀……

文风：（正闭目背诵诗文）哎呀，“人地认真背念”你不要打扰，我肚饱会食。

阿猪：他 会食，我食，我来替他吃，有给你拿回去加工。

胡氏：喂，喂，你唔命？还敢想吃“状元命”的东西，我问你，你猪咀圈洗靖气会？

阿猪：你“未免看我无目地”我阿猪命中注定，将来我官要比中状元壳大。

胡氏：比状元壳大，到底是什么官。

阿猪：状元的“佬爸”。

胡氏：（一巴掌打去）你放屁！

阿猪：（大哭）哇——呀——呜——你大大打国仔，我要“去甲阮老爸母讲”——阿姆，阿爸——（哭，跑下）

仲书：阿猪，阿猪——

胡氏：没家教的国仔一世人都勿会过进。

文风：阿姆，这是学馆，你唔用在这地吵闹，紧回去吧！

胡氏：乖国，你吃了小点我就回去。

文风：不是给你说了，我勿会食。

胡氏：你呀，早起一共才吃二碗猪肝面线，三块鸡蛋糕，四两牛奶，五粒正番蛋都吃无了，还说肚饱会食。

仲书：大嫂，既然文风会食，就不必勉强了，还是让他专心读书为好。

胡氏：啊呀先生，你“姆知影”……

（唱）

自从文风入学来，

身体变弱脸色坏，

鸡鸭鱼肉“吃”吃“仙”，（赋）

大虾红蟹嫌“臭臊”吐出来。

三頓吃飯“咍輸”地吞鉄圓，
不吃碱不吃甜看要怎样安排，
独々要吃稀飯配碱菜，
“壳加吗”大头小身象国仔“裁”
这全是先生你管太严，
以致他咀涩舌厚胃口难开，
害得阮厝内，
香菇、木耳、燕窩、洋参笼总坏，
糕并蜜钱生古无地排，
先生你教书名扬四海，
丈凤的脾气你看知，
对他不要太苛刻，
管教严格他读咁来，
你若肯用心相照顾，
阮夫妻欢喜在面感谢心怀，
到时他中状元骑马有气派，
我太太人生轿兴猜？
打锣打鼓去答谢，
送你金银财宝三米“笑”。

丈凤：阿母啊，话讲太“罪”了，紧走，无会给人爱笑。

胡氏：还爱笑？别人的国子，一个一个都象馱鬼，可是你——
无，这块肉并放店这地。

丈凤：好啦好啦，你紧走。

胡氏：（掏钱）这几文钱拿去！

丈凤：我姆治钱。

胡氏：留下买菜子吃（硬塞给丈凤）等一下壳早回去吃点心，
这点心我放在锅里“沉”烧，（欲去又回）这块餅你
马上吃！（凤点头，胡又再回来）等一下路过溪边，
记住要借里面走！

丈凤：……知道，知道了！（胡氏笑下）

仲书：（啼笑皆非）

(唱)

真堪叹——

痴心父母世多有，
冤子害己见未休，
昔日孟母今何在？
断机教子空名留。

(对学童)今日为师欠安，汝等可先回家自习。

众：是。(翠云扶仲书下；众学童蹦蹦跳跳着玩乐)

文凤：哎——我有饼，你们无饼。

众：你最贪吃，免骗阮没有吃过。

文凤：很香，很好吃……(文凤以饼挑逗众学童，学童趁其不备打落文凤手中的饼，乙接住，同大家传递，文凤两头追逐，文凤对乙耳语，乙把饼递给文龙)

文凤：饼还我，饼还我。

文龙：免急，免急，先借我变魔术一下再还你。

文凤：你会变什么魔术。

文龙：我会把这个饼变成弯弯的月娘，商会变成斧头。

文凤：我不信。

众：文龙紧变末看。

文龙：好，你们看。(手手踏足，以假动作转移文凤视线，然后把饼贴向背后，让乙暗地咬了一口)看，这不是弯弯的月娘吗？

学童丙：因的变弯，厉害！(文凤弄不清楚之时，文龙又把饼伸丙的口中咬了一口)

文龙：变成斧头啦。

文凤：(发现受骗了，哭)喂……，你们合伙骗我的肉饼吃，你赔，你赔我的饼。……(扭住文龙，众学童有节奏的叫喊，翠云上，阿猪潜上，乘机要报胡氏一巴掌之仇，于是拾起土块对准文凤打去)

文凤：(哇地一声)嚷喂——呜——

(恰逢花实上场，见状以为文龙所为)